

地方警察工作壓力及飲酒預期行為 型態之研究

潘昱戎* 呂傑華**

摘要

本研究旨在：一、探究偏遠縣級地方警察工作壓力及飲酒預期行為的現況；二、了解哪些類型的地方警察偏向某種形式的飲酒預期行為；三、了解地方警察工作壓力對飲酒行為的影響。本研究針對花蓮縣警察採自填式問卷調查法，有效問卷為463份。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地方警察工作呈現勤務、外部與互動發展三種壓力因素；飲酒預期行為萃取出人際促進、心理振奮、情緒排解、活力展現、社交需要、生理健康等因素。花蓮縣地方警察的壓力屬中等程度，整體飲酒預期行為並不嚴重。在飲酒預期行為認知上，花蓮縣地方警察可區分為煥發練達、恬靜自處、活躍機敏三個集群類型，其中煥發練達型警察是最可能喝酒的群體，且不同年齡、現職年資、養成管道之警察在飲酒預期行為類型上有顯著關聯。警察工作壓力與飲酒預期行為具顯著正相關。另外，男性、30歲以下、31~40歲、未婚，以及外部與互動發展壓力因素認知程度愈高，其飲酒可能性愈高；而無子女及從事外勤工作之地方警

* 花蓮縣警察局督察員

**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系教授（通訊作者），E-mail: anchorlu@gms.ndhu.edu.tw

通訊地址：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1號，聯絡電話：03-8905591

投稿日期：2020年12月23日；修改日期：2021年3月20日；接受日期：2021年4月13日

DOI: 10.3966/207010632021060053001

察的飲酒可能性較低。地方警察面對壓力可能藉助酒精來舒緩情緒、逃避困擾，其中煥發練達型的警察在團體活動中容易受到氛圍助興而飲酒；同時，性別、年齡、現職年資、家庭生活、養成管道與勤務類型也可能影響警察飲酒行為。

關鍵詞：工作壓力、地方警察、飲酒預期行為

壹、前言

飲酒是人類重要文化與社交行為之一，但過度飲酒常造成各種個人身心與社會問題。警務人員是具有公權力的執法者，職責在於保障民眾日常生活的安全與維護社會秩序、安寧。因此，警察一旦值勤時飲酒、酒後駕車或是涉足不正當場域飲宴，危害公共安全，更受社會嚴厲指責。

由於媒體偏愛報導社會負面新聞，長久以來使得警察是喝酒高風險族群的負面印象深植人心，形成汙名化的刻板印象。事實上，國內、外研究顯示，相較一般民眾，警察是否愛喝酒仍無定論。例如，Swatt、Gibson與Piquero (2007) 的研究指出，美國巴爾的摩市警察的酗酒問題嚴重；Kirschman (2006) 的研究顯示，警察的飲酒量是普通人的兩倍；Davey、Obst與Sheehan (2000a) 的研究則顯示，警察的飲酒次數比普通人少，但每次飲酒的數量比普通人多；至於Weir、Stewart與Morris (2012) 發現，警察比非執法人員飲酒或濫用酒精的情形更低；許多調查也指出，警察與一般大眾相比沒有差別 (Lindsay & Shelley, 2009; Meyers & Perrine, 1996)。換言之，隨著警察機關加強宣導、嚴查、重懲，國內警察值勤喝酒、酒駕的情形已大幅減少，但警察愛喝酒的負面形象依然難以破除，警察喝酒的行為尤其受社會嚴格檢視。鑑於正向酒精效果預期可能促進飲酒行為（于雅如，2018；翁茹萍，2005；韓誠一，2005），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究地方警察飲酒預期行為的現況為何，並試圖了解哪些類型的地方警察偏向某種形式的飲酒預期行為。

不論某些民眾或警察是否愛喝酒，值得思考的是什麼因素造成他們酗酒？除了個人嗜好與某些人口特質、職業文化、社交應酬外，最常討論的議題之一是認為工作壓力造成，例如，Territo與Vetter (1981) 很早就指出，除了增進與同事的社會聯繫，警察喝酒的原因在於減輕壓力。警察似乎更傾向透過喝酒這種具有負面作用的調適方式來緩解壓力 (Swatt et al., 2007)。然而，警察工作的壓力來源為何？是否能靠著飲酒有效減緩壓力？此外，組織壓力

真的會造成警察飲酒嗎？社會學者關心社會結構對飲酒行為的影響。內政部警政署（簡稱警政署）曾統計，全國1,600多個分駐所、派出所中，超過三分之一因為地處偏遠，是屬於不足6名警察的「值宿所」，其中花蓮縣、臺東縣都超過六成屬於夜間「關門」、但全天24小時在勤、值班的值宿所（陳金松，2011）。由於服勤時數相對較長，扣除睡眠時間都在勤務處所服勤，鮮少有私人時間，所以對警察個人生活、壓力紓解造成一定負擔。此外，縣市地方警察夾在中央政府與縣市首長之間，既要承中央警政署之指揮、監督，處理各項勤務，但也需配合地方政府與民眾需求，執行各項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危害之任務；但各縣市層級有別、轄區大小不一、人口數量與結構差異不同、城鄉開發程度各異、工商產業發展類型互異、資源也大異其趣，導致組織編制規模不一，經費預算更是相距甚遠，以致勤務型態差異頗大，這對轄區遼闊、人力不足、經費偏低的偏遠縣市地方警察機關與人員而言，形成另一種型態的勤務壓力。值得思考的是，偏遠縣級地方警察工作壓力的現況為何？是否更可能影響飲酒行為？其中，花蓮縣高達七成的分駐所、派出所為值宿所（張躍騰，2012），高居全國首位。因此，本研究以花蓮縣警察為研究對象，以了解偏遠縣級地方警察的工作壓力。

國內對於警察飲酒行為研究大多在探討性別、婚姻、年齡、年資、工作屬性、工作壓力及問題飲酒行為（林漢堂，2014；翁萃芳，2003；許明耀、楊曙銘，2017）。國外研究中，Davey等人（2000a）研究澳洲警察發現，男性、離婚或分居、18～35歲，以及年資4～10年之間的警察最有可能酗酒；Lindsay與Shelley（2009）發現，年輕、白人、單身的日班美國密西西比州警察最可能酗酒。換言之，在人口變數中，性別、婚姻、年齡、年資、勤務類型常是檢測警察人員飲酒程度的重要關鍵因素。

一、性別

Wood、Sher與Strathman（1996）的研究發現，性別與個體的飲酒行為有關。Weir等人（2012）也認為，性別才是影響警察執法人員酗酒的關鍵，尤以男性年輕警察最為普遍（Kraft, Blum, Martin, & Roman, 1993）。多項研究顯

示，男性警察的酗酒或依賴程度較高 (Weir et al., 2012)，男性警察飲酒情境及飲酒行為均較女性警察為高 (吳秀娟，2003)；其中，男性警察的飲酒行為很可能受同伴影響 (Davey, Obst, & Sheehan, 2001; Lindsay & Shelley, 2009)。

另一方面，女性警察可能較一般女性喝更多酒 (Pendergrass & Ostrove, 1986)，其中，年輕女性警察的酗酒危險性高於年長的女警 (Violanti et al., 2011)，這歸因於男性主導的工作環境 (Dormann & Zapf, 2002)，以及女性警察受到更多男性同事的影響與壓力 (Maybery, 2003; Violanti et al., 2011)。

綜合而言，男性警察喝酒的頻率、飲酒量、酒精依賴的情形恐相對較女性警察為高，但女性警察在男性為主的工作環境中，以及受同儕影響的情況下，恐怕喝酒的情況也不低。因此，研究者從飲酒預期行為思考，不同性別的地方警察之間是否仍有所差異？

二、婚姻、子女數

婚姻狀況也常被認為與警察飲酒行為有關。相關研究顯示，單身狀態和酗酒或依賴程度有較高相關 (Lindsay & Shelley, 2009; Weir et al., 2012)；Davey 等人 (2000a) 發現，最有可能危險酗酒的警察常是未婚或分居，尤其年輕的未婚警察更傾向飲酒，此外，已婚或有情侶關係的警察最不可能出現飲酒或依賴酒精的行為；在國內，吳秀娟 (2003) 發現，離婚及婚姻狀況不良的警察的家庭壓力較大，飲酒行為也較嚴重；然而，陳逸欣 (2014) 則發現已婚警察酒駕比例較高。

換言之，當警察未婚時，比較沒有羈絆，喝酒的可能性較高；當婚姻遭遇問題時，又可能藉酒澆愁，使得酗酒的可能性變高。與婚姻相關的重要因素也包括家庭的牽絆，但國內、外相關研究卻幾乎少有探究此一情況，因此，當有子女時，是否會因為家庭的責任而更減少飲酒的情形？而地方警察若需24小時輪值或長期值宿，平時無法與家人同住，這是否增加飲酒的可能性？這些情形亦值得探究。

三、年齡、現職年資

相關研究顯示，飲酒行為與警察年齡有關。國外研究發現年輕警察最容易酗酒 (Kraft et al., 1993)；不同研究發現，18~25歲 (Davey et al., 2000a)、18~29歲 (McNeill, 1993)、18~39歲 (Richmond, Wodak, Kehoe, & Heather, 1998) 的警察都是高風險喝酒族群；然而，Davey等人 (2000a) 發現年長的警察似乎更常飲酒，年輕警察喝酒頻率較少，但每次喝酒的量更多。國內研究則顯示31~40歲的警察更常喝酒（翁萃芳，2003）；陳逸欣（2014）也發現36~40歲的警察酒駕比例較多。

換言之，年輕警察可能因為任職時間不長、尚未結婚、沒有子女，更容易受到同儕、資深同仁的職場文化影響，以及警察職業的壓力，而更常喝酒。與年齡相仿的議題是年資，Fielding、Knight、Goetzel與Laouri (1991) 的研究顯示，危險酗酒行為與在職的資深警員有關。不過Davey等人 (2000a) 則發現，警察年資與飲酒行為呈曲線關係，主要因為有酗酒問題的資深警察常已離職，以及資深警察具有更多元調適壓力的方式，因此，年資4~10年的警察最有可能飲酒過量。

在國內，對較資深的警察而言，更為關鍵的是現職年資造成情緒低落的情形，隨著年資與組織科層化結構，警察的升遷管道更形狹窄，同一份工作持續不變，常造成警察缺乏成就感，尤其調動到外縣市工作或派駐偏遠分局、分駐所、派出所的警察渴望調回家鄉服務，都可能造成沮喪感，進而影響酗酒行為，因此，更須思考地方警察現職年資對飲酒預期行為的影響。

四、勤務類型、養成管道

隨著年資增加，也需同時思考勤務類型與養成管道的問題。陳富國（2010）的研究發現，位階較高及內勤警察飲酒時段較不受拘束，位階較低及擔服外勤的警察比位階較高及擔服內勤的警察飲酒多；吳秀娟（2003）也發現，刑警隊及派出所警察飲酒行為最嚴重，而職級愈高則飲酒情形愈低。這些研究都顯示外勤職務、刑警、派出所警察、基層警察勤務繁重、工作壓

力大，喝酒情形相對較嚴重，而內勤、高階警察則因勤務壓力相對較小，喝酒的行為偏低；但陳逸欣（2014）則發現內勤的行政警察酒駕較多。因此，勤務類型也是需要探究的要素之一。

Davey等人（2000a）發現，職級似乎影響飲酒行為，比起高階警官，警員或資深警員更可能酗酒與出現依賴酒精的行為。我國警察透過考試任用，但主要養成管道為警察大學（簡稱警大）與警察專科學校（簡稱警專），兩者分別負責培訓中高階警察與基層警察（蔡允棟，2006），再配合各種警察特種考試（簡稱特考），以滿足警力需求。基本上，警大是國內培養警察專業與管理幹部的最高教育機構，畢業後在警察組織中升遷較為穩定，歷練後多擔任內勤管理階層，職級相對較高，升遷發展亦較穩定，因此，不同養成管道的警察面對的勤務類型、升遷發展也有差異，對於飲酒行為造成何種影響也須思考。

基於以上，本研究目的欲探究不同人口變項的地方警察，在飲酒預期行為方面是否有所關聯？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一：不同人口變項的地方警察，在飲酒預期行為與飲酒行為類型有顯著關聯。

五、工作壓力

工作壓力與飲酒息息相關 (Kohan & O'Connor, 2002)，壓力內化的結果之一是飲酒，甚至酗酒 (Swatt et al., 2007)。相關研究認為適量的酒精可以緩和緊張，紓解或避免負面情緒，飲酒者希望藉由喝酒減輕壓力並改善個人的心理健康 (Gershon, Lin, & Li, 2002; Lindsay & Shelley, 2009)，然而，為了因應工作壓力，會喝更多的酒 (Grunberg, Moore, Anderson-Conolly, & Greenberg, 1999; Swatt et al., 2007)。

Buker與Wiecko (2007) 歸納警察工作的壓力來源包括工作的特殊性質、組織本身、司法體制的特色，以及個人差異；Wu (2009) 也認為警察工作的壓力來自工作的危險性質、內部組織的管理，以及角色衝突（如工作與家庭

的衝突、警察司法治理與警民關係角色形象衝突等)。尤其警察工作經常置身險境 (Davey et al., 2001; Kop, Euwema, & Schaufeli, 1999), 處於高壓環境 (Gershon et al., 2002; Richmond et al., 1998), 獲得社會的支持也相當有限 (Hart, Wearing, & Headley, 1995)。因此, 警察出現身心症狀的情形恐怕相對嚴重。Violanti等人 (2008) 發現, 警察出現憂鬱症狀的比率比一般大眾高; Beutler、Nussbaum與Meredith (1988) 發現, 隨著年資的增加, 身心焦慮與酗酒情況更為嚴重。顯然地, 壓力、負面情緒可能導致比較嚴重的飲酒現象 (Beehr, Johnson, & Nieva, 1995; McKay, 1999)。

國內、外針對警察飲酒與紓解压力的研究仍相當有限, 但普遍認知, 警察壓力與酗酒這種消極因應策略之間存在關聯性 (Beehr et al., 1995; Swatt et al., 2007), 亦即透過飲酒來舒緩身心壓力與逃避困擾 (林漢堂, 2014; 蔡珠農, 2013; Davey et al., 2001; Violanti, 1999); Kohan與O'Connor (2002) 的研究顯示, 工作滿意度最低的一群警察是主要的飲酒者; Swatt等人 (2007) 就發現警察工作的緊張和酗酒情形密不可分; 甚至將酒精作為因應壓力、緊張、負面情緒的良方 (Lambert, Hogan, & Barton, 2004; Violanti et al., 2009)。

在我國, 警察工作24小時輪值, 服勤時間過長、休息時間過短, 加上警力不足, 形成勤務變相延長, 也由於勤務制度仍不夠完善, 警察工作壓力過大, 有藉飲酒逃避困擾之傾向, 而導致容易發生飲酒的行為。陳富國 (2010) 的研究發現, 我國警察飲酒行為與工作壓力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于雅如 (2018) 的研究發現, 透過正向酒精效果預期, 壓力可以預測飲酒行為。

此外, 若干研究則認為藉酒澆愁愁更愁, 也就是濫用酒精的人可能會出現新的或加劇的抑鬱和焦慮症狀 (Boschloo et al., 2011)。但我國警務行政管理卻少有研究警察飲酒的原因 (林漢堂、楊士隆、譚子文、董旭英, 2016; 侯盛文, 2018; 翁萃芳, 2003), 警察機關除了三令五申, 也少能研擬紓緩壓力源的具體策略與制定相應的防治有效方案, 因此更需探索地方警察的飲酒預期行為的類型, 方能進行預防與管理。

雖然國內、外研究呈現警察是否愛喝酒的不同結果, 但最受詬病的是

問卷回收率偏低 (Obst, Davey, & Sheehan, 2001)、自填式問卷是否具備檢測的效度 (Davey et al., 2001; Leino, Eskelinen, Summala, & Virtanen, 2011; Swatt et al., 2007), 以及填答者因為社會期許 (social desirability) 的關係造成信度 (reliability) 不足 (Swatt et al., 2007; Weir et al., 2012) 等問題。所以, 直接詢問飲酒數量與行為的自填式問卷 (Davey et al., 2001; Grunberg et al., 1999; Lindsay & Shelley, 2009; Obst et al., 2001) 的結果有可能產生偏差, 因而需思考採用合宜的問卷來了解警察的飲酒情形, 也避免社會期許的扭曲, 卻仍能預期飲酒行為。此外, 橫斷面研究 (cross-sectional study) 由於缺乏長時間的資料, 不易深入探討現象的趨勢; 但學者認為, 仍可透過橫斷面研究設計進行因果解釋性研究 (吳齊殷、張明宜、陳怡蓓, 2008); 而諸多國內、外研究 (林漢堂等, 2016; 翁萃芳, 2003; Alexander & Walker, 1996; Ménard & Arter, 2013; Ménard, Arter, & Khan, 2016) 均透過問卷調查法探究警察壓力與飲酒的可能關係。

依據社會學習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的觀點, 酒精效果預期 (alcohol outcome expectancy) 是個體自認喝酒之後, 酒精對其心理、生理、認知及情緒產生的效果 (翁茹萍, 2005), 可用來剖析飲酒行為 (Leigh, 1989)。藉由酒精效果預期因素, Christiansen、Smith、Roehling與Goldman (1989) 發現, 青少年正向酒精效果預期愈高, 一年後的飲酒行為愈多; 于雅如 (2018) 也發現, 正向酒精效果預期能顯著預測大學生的飲酒行為。此外, 翁茹萍 (2005)、韓誠一 (2005) 一再發現, 正向酒精效果預期會促進飲酒行為, 且正向酒精效果預期愈高, 將來較易有飲酒行為, 且飲酒量亦較高。因此, 本研究亦欲探究地方警察的工作壓力及飲酒預期行為是否具有顯著相關? 且地方警察工作壓力對飲酒預期行為是否具有影響力? 基於此, 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二: 地方警察的工作壓力與飲酒預期行為有顯著相關。

假設三: 地方警察的飲酒預期行為會受到人口變項及工作壓力影響。

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問卷分為人口變項、工作壓力、飲酒預期行為三部分。

（一）人口變項

為了解警察工作壓力與飲酒預期效果，主要涉及性別、婚姻、子女數、年齡、現職年資、勤務類型、養成管道等七項。

（二）工作壓力量表

主要參考林泰亨（2016）有關服勤時間、勤務制度、工作環境之問卷，重新編製14題的警察工作壓力量表，採四點量表(4-point scale)，分數愈高者，表示工作環境對警察工作壓力愈大；反之則愈小。

（三）飲酒預期行為量表

為避免社會期許影響填答信度，本研究改採酒精效果預期方式，以了解個人對於飲酒對個體之行為與情緒所產生影響的內在想法 (Leigh & Stacy, 1991)。經柯慧貞教授同意採用黎士鳴、柯慧貞與吳至行（1999）編撰之「酒精預期量表」(Alcohol Expectancy Questionnaire) 中文版，選取正向預期題目，再刪除與警察工作無關之題目，重新編製40題的警察飲酒預期行為量表，採四點量表，分數愈高者，表示預期飲酒行為愈高，反之則愈弱。

自編工作壓力與飲酒預期行為量表先延請7位警界同仁進行內容適切度之效度考驗及修正，此7位專家含括花蓮縣兩個警察隊與全部五個分局；職務涵蓋內、外勤務的正副隊長、組長、所長、警務佐、警員等不同層級；養成管道包括警大、警專、警員班、特考；學歷則包括碩士、大專與高中；服

務年資至少10年，甚至高達40年，可以充分了解地方警勤工作狀態與警察生活型態。之後再經預試、信度分析，確認工作壓力與飲酒預期行為兩份量表在項目難度 (item difficulty)、鑑別度 (item discrimination) 之同質性相關係數（高於 .3）、CR值（顯著水準小於 .05）、因素負荷量（大於 .3）均達合理範圍，且工作壓力量表Cronbach's α 值為 .896、飲酒預期行為量表Cronbach's α 值為 .955，顯示兩份量表內部一致性良好，具有高信度。

二、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花蓮縣轄區幅員廣大、山區遼闊、地處偏遠、交通不便、人口分散、老弱婦孺眾多、生活機能欠佳、警務預算偏低、員額不足，縣境內五個分局、68個分駐所與派出所中有47個是值宿所，幾達七成比例。花蓮縣警察局（2020）的統計年報指出，花蓮縣實際員額缺額達12%，顯見人力捉襟見肘、變相加班的情形更為沉重。相關調查也顯示，花蓮縣基層警察的工作壓力偏高（李重德，2010；張躍騰，2012）、工作倦怠感略高（楊惠茹，2010）。換言之，儘管花蓮縣勤務狀況比不上繁重的直轄市警察局，但是在偏鄉的服勤時間卻明顯不少。因此，本研究以花蓮縣全體警察作為研究對象。

為避免警察擔心受到標籤化規避答題正確性，本研究透過各警分局警員協助轉發徵求自願者填寫網路問卷。同時，為避免部分自願填答者具有某些屬性而影響結果推論（李政忠，2004），盡量提升樣本蒐集數量以降低誤差程度，結果回收476份，剔除填答不完整問卷13份，共計有效問卷463份，占花蓮全縣警察數量的三成五以上，透過樣本與全體花蓮縣警察之性別，以及與全國警察性別、年齡、養成管道等分布比例進行百分率差異性分析 (sample and population percentage difference test)，檢定結果顯示樣本與母體之間並無顯著差異，樣本具有代表性。

如表1所示，受測花蓮縣警察中，以男性413位 (89.2%) 居多、近七成已婚 (69.0%)、已婚者中超過七成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子女 (71.8%)，此外，五成七以上超過41歲 (57.8%)、絕大多數從事外勤職務 (71.3%)、現職年資近

四成未滿3年 (39.7%)，但也有近三分之一的警察超過6年沒有異動 (32.0%)，養成管道中，仍以警專 (40.2%)、警大 (24.6%) 為骨幹，顯示花蓮縣警察結構以男性、中壯齡、已婚、普遍有子女、多數接受警察專業教育、從事外勤職務為主。

表1

受測花蓮縣警察人口變項分布 ($n = 463$)

人口變項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人口變項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413(89.2%)	婚姻	未婚	139(31.0%)
	女	50(10.8%)		已婚	309(69.0%)
				缺失值	15
子女數	無	30(9.7%)	年齡	30歲以下	110(23.8%)
	1個	57(18.5%)		31~40歲	85(18.4%)
	2個	144(46.6%)		41~50歲	163(35.2%)
	3個以上	78(25.2%)		51歲以上	105(22.6%)
	缺失值	154			
現職年資	未滿3年	184(39.7%)	養成管道	警員班 (含限期役)	75(16.2%)
	3~6年	131(28.3%)		警察專科學校	186(40.2%)
	超過6年	148(32.0%)		中央警察大學 (含研究所)	114(24.6%)
勤務類型	內勤	133(28.7%)		警察人員特種考試	88(19.0%)
	外勤	330(71.3%)			

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於回收問卷後進行登錄，並採用統計產品與服務解決方案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SPSS) 22.0版進行資料統計分析與檢定，除描述性統計分析外，另採用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萃取工作壓力與飲酒預期行為的因素構面；並使用非階層式的

K-means 集群分析法 (cluster analysis)，以了解警察可能飲酒的行為類型，同時利用變異數分析來檢定不同集群在飲酒預期行為構面的差異；此外，利用交叉分析探討飲酒預期行為集群與警察人口變項之關聯性；也使用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警察各項工作壓力構面與各項飲酒預期行為構面的相關性，最後再使用多元迴歸分析了解人口變項、工作壓力對飲酒預期行為的預測力。

(一) 警察工作壓力因素分析

經主成分分析法，共萃取三個工作壓力因素構面，其 KMO 值為 .898，且 p 值達顯著水準，顯示本研究所建構之工作壓力變數間具有顯著相關性；各因素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皆大於 .69，具有良好的信度，且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59.27%（如表 2 所示）。依據各變數因素負荷型態，因素命名及解釋如下。

表 2
警察工作壓力因素分析值

問卷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信度
因素一：勤務壓力	2.49	.78		3.98	28.42	.87
我覺得目前的工作時間太長	2.46	1.05	.77			
我的工作內容經常因為臨時狀況而變更	2.63	1.08	.70			
目前單位的勤務、業務或工作分配，對我不公平的	2.03	1.05	.70			
目前單位的工作型態，讓我無法充分地休息	2.40	1.09	.69			
我們單位因為人力不足，導致工作時數太長	2.28	1.05	.68			
我覺得工作時常面臨突發狀況，充滿不確定因素	2.88	1.08	.65			

(續下頁)

表2 (續)

問卷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信度
目前工作單位勤務特性，對我的獎勵太少	2.61	1.06	.54			
目前的制度，讓我對於未來的升遷感到擔憂	2.67	1.15	.45			
因素二：外部壓力	2.38	1.03		2.26	16.11	.81
常會擔心工作上被民眾檢舉	2.33	1.11	.87			
常會擔心發生與工作有關的負面新聞	2.42	1.14	.83			
因素三：互動發展	1.83	.69		2.06	14.73	.69
我感覺自己和同事難以相處	1.50	.73	.80			
我感覺自己和上一層主管難以相處	1.84	.97	.73			
目前的工作狀況常讓我覺得沒有成就感	2.21	1.04	.45			
離鄉背井在外工作，請調回鄉困難，讓我感到沮喪	1.77	1.08	.40			
整體工作壓力量表	2.29	.69			59.27	.90

1. 勤務壓力因素

包括8個項目，Cronbach's α 值為 .87、特徵值為3.98、解釋變異量為28.42%。此組構面顯示警察在工作時面對工時長、臨時狀況多、勤務不均、休息不足、獎勵與升遷機會低等情形，故命名為「勤務壓力」。

2. 外部壓力因素

包括2個項目，Cronbach's α 值為 .81、特徵值為2.26、解釋變異量為16.11%。此組構面顯示警察在工作時擔憂民眾檢舉與媒體負面報導，故命名為「外部壓力」。

3. 互動發展因素

包括4個項目，Cronbach's α 值為 .69、特徵值為2.06、解釋變異量為14.73%。此組構面顯示警察在工作時遭遇人際相處的難題與職涯成就、發展等困境，故命名為「互動發展」。

因素分析結果得知，警察工作壓力可分為勤務壓力、外部壓力及互動發展三個因素。經描述統計分析，受測警察在工作壓力（如表2）中認同程度較高的前三項為「我覺得工作時常面臨突發況，充滿不確定因素」（ $M = 2.88$, $SD = 1.08$ ）、「目前的制度，讓我對於未來的升遷感到擔憂」（ $M = 2.67$, $SD = 1.15$ ）、「我的工作內容經常因為臨時狀況而變更」（ $M = 2.63$, $SD = 1.08$ ）；反之，「我感覺自己和同事難以相處」（ $M = 1.50$, $SD = .73$ ）、「離鄉背井在外工作，請調回鄉困難，讓我感到沮喪」（ $M = 1.77$, $SD = 1.08$ ）、「我感覺自己和上一層主管難以相處」（ $M = 1.84$, $SD = .97$ ）三者為最低分。此外，受測警察整體工作壓力感受程度平均值為2.29 ($SD = .69$)，較中間值稍低，尚稱合理；而勤務壓力感受程度平均值為2.49 ($SD = .78$)，呈現中間程度；至於互動發展壓力程度平均值僅1.83 ($SD = .69$)，較為輕緩。

（二）警察飲酒預期行為因素分析

經主成分分析法，共萃取六個飲酒預期行為因素構面，其KMO值為.955，且 p 值達顯著水準，顯示本研究所建構之飲酒預期行為變數間具有顯著相關性；各因素構面的Cronbach's α 值介於.66～.93之間，均具備可信度，累積解釋變異量達62.20%（如表3所示）。依據各變數因素負荷型態，其因素命名及解釋如下。

1. 人際促進因素

包括13個項目，Cronbach's α 值為 .93、特徵值為7.21、解釋變異量為18.04%。此組構面顯示警察對於飲酒預期行為的認知傾向喝酒有助於表達意見、增加人際溝通的勇氣、能夠放鬆、助興、促進團體互動等，故命名為「人際促進」。

表3

警察飲酒預期行為因素分析

問卷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信度
因素一：人際促進	2.74	.67		7.21	18.04	.93
喝酒讓人變得較敢表達自己的意見	2.93	.88	.78			
喝點酒讓人較不會害羞	2.80	.93	.77			
喝些酒會讓人容易和人談心	2.86	.84	.76			
喝些酒，人們在一起時較容易講出心裡的話	3.06	.85	.69			
酒精會讓人放輕鬆，減少緊張	2.89	.87	.61			
朋友相聚，喝酒能助興	2.87	.86	.58			
有時為了更容易打入團體中，要喝酒	2.46	1.03	.57			
喝點酒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2.74	.93	.56			
喝酒會讓人覺得容易去親近他人	2.50	.93	.55			
喝些酒可以禦寒	2.81	.88	.53			
喝酒讓人更容易與他人相處	2.59	.91	.53			
喝酒可以使人興奮	2.64	.96	.82			
喝酒讓人變得更風趣	2.51	.89	.78			
因素二：心理振奮	2.12	.70		4.42	11.06	.87
喝酒可以減輕身體的疼痛	2.02	1.00	.79			
喝酒會讓人舒服且愉快	2.42	1.03	.71			
喝酒可以讓人忘掉煩惱	2.24	1.09	.64			
喝些酒後，可以提振精神	1.80	.86	.53			
喝了酒後人們會變得更有創造力，思路更敏捷	1.93	.89	.52			
喝酒會讓人更容易和其他人相處，而且覺得這個世界更美好	2.23	.97	.50			
喝酒使人在獨處時快活些	2.28	.97	.49			

(續下頁)

表3 (續)

問卷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信度
大部分的酒喝起來很美味	2.00	.89	.46			
因素三：情緒排解	2.27	.71		4.34	10.84	.89
喝酒讓人不再感到孤單	2.27	.90	.73			
喝酒讓人變得更有自信	2.36	.92	.69			
喝酒可以消除一個人的自卑感	2.23	.89	.66			
喝酒讓人對自己更滿意	2.11	.87	.52			
喝酒可以排解寂寞、無聊	2.58	.95	.50			
喝酒是讓人發洩情緒的好方法	2.50	.97	.48			
喝酒顯出一個人的英雄氣概或魅力	1.89	.82	.44			
因素四：活力展現	1.78	.62		4.34	10.84	.79
喝酒使人變得機警靈敏	1.67	.76	.71			
酒精增加活力，使人感覺更有精力、更有威力	1.79	.83	.71			
喝酒讓你顯得更有力，可以指揮其他人做你要他做的事	1.62	.77	.70			
喝酒讓人較不會擔憂	1.93	.89	.60			
年輕人為了要搏得別人的青睞就喝酒	1.87	.98	.47			
因素五：社交需要	2.12	.71		3.48	8.70	.83
為了討好其他人，我必須喝酒	1.85	.88	.84			
別人敬酒時，不喝酒是不給對方面子	2.16	.94	.81			
其他人勸酒時不能不喝，否則會傷害彼此的情感	2.02	.88	.75			
會喝酒才能在社交圈中八面玲瓏	2.26	.93	.48			
當人遭遇到問題時會想喝酒	2.31	.99	.39			

(續下頁)

表3 (續)

問卷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信度
因素六：生理健康	2.18	.79		1.92	4.79	.66
喝酒有益健康	1.95	.87	.69			
喝酒可以幫助睡眠	2.42	.96	.53			
整體飲酒預期行為量表	2.31	.57			62.20	.96

2. 心理振奮因素

包括8個項目，Cronbach's α 值為 .87、特徵值為4.42、解釋變異量為11.06%。此組構面顯示警察對於飲酒預期行為的認知傾向喝酒能舒緩身心、忘憂、提振精神等，故命名為「心理振奮」。

3. 情緒排解因素

包括7個項目，Cronbach's α 值為 .89、特徵值為4.34、解釋變異量為10.84%。此組構面顯示警察對於飲酒預期行為的認知傾向喝酒可以排解孤寂、增加自信、消除自卑、發洩情緒等，故命名為「情緒排解」。

4. 活力展現因素

包括5個項目，Cronbach's α 值為 .79、特徵值為4.34、解釋變異量為10.84%。此組構面顯示警察對於飲酒預期行為的認知傾向喝酒可以促進機敏、增進活力、展現權威等，故命名為「活力展現」。

5. 社交需要因素

包括5個項目，Cronbach's α 值為 .83、特徵值為3.48、解釋變異量為8.70%。此組構面顯示警察對於飲酒預期行為的認知傾向在勸酒、敬酒時可以不失面子、討好他人、避免傷害情感、增進社交關係等，故命名為「社交需要」。

6. 生理健康因素

包括2個項目，Cronbach's α 值為 .66、特徵值為1.92、解釋變異量為4.79%。此組構面顯示警察認為喝酒對健康、睡眠有所助益，故命名為「生理健康」。

因素分析結果得知，警察飲酒預期行為可分為人際促進、心理振奮、情緒排解、活力展現、社交需要及生理健康六個因素。其中又以人際促進的特徵值最高，推斷為影響警察飲酒最可能的情境之關鍵因素。

經描述統計分析，受測警察在飲酒預期行為（如表3）中認同程度較高的前三項為「喝些酒，人們在一起時較容易講出心裡的話」（ $M = 3.06, SD = .85$ ）、「喝酒讓人變得較敢表達自己的意見」（ $M = 2.93, SD = .88$ ）、「酒精會讓人放輕鬆，減少緊張」（ $M = 2.89, SD = .87$ ）；反之，「喝酒讓你顯得更有權力，可以指揮其他人做你要他做的事」（ $M = 1.62, SD = .77$ ）、「喝酒使人變得機警靈敏」（ $M = 1.67, SD = .76$ ）、「酒精增加活力，使人感覺更有精力、更有威力」（ $M = 1.79, SD = .83$ ）三者為最低分。此外，受測警察整體飲酒預期行為為並不嚴重（ $M = 2.31, SD = .57$ ），其中，人際促進因素認同程度稍高（ $M = 2.74, SD = .67$ ）、活力展現因素認同程度最低（ $M = 1.78, SD = .62$ ）。由上述分析可知，受測警察在飲酒預期行為大多趨於人際溝通、表達意見，亦即警察期待藉由飲酒與他人互動。

參、結果

一、警察飲酒預期行為之集群類型

經集群分析法，結果萃取警察飲酒的三種行為集群，第一個集群有131人（30.8%），第二個集群有108人（25.4%），第三個集群有186人（43.8%）。再經變異數分析得出三個集群在飲酒預期行為六個構面之平均數，並進行薛費事後檢定（Scheffé's test），結果顯示，除了第二、三個集群在社交需求、生理健康因素沒有顯著差異外，其餘各集群在六個因素構面都呈現顯著差異，亦即集

群與集群之間有明顯差異的比例高達89%，因此可達成有效的集群區隔（如表4所示）。

表4

警察飲酒預期行為集群類型及差異分析

構面與 因素名稱	I. 煥發練 達型 (n = 131)	II. 恬靜自 處型 (n = 108)	III. 活躍 機敏型 (n = 186)	F值	Scheffé's test		
					I vs. II	I vs. III	II vs. III
人際促進	3.08	2.84	2.51	34.50***	*	***	***
心理振奮	2.50	1.64	2.16	57.35***	***	***	***
情緒排解	2.78	1.82	2.21	77.53***	***	***	***
活力展現	1.78	1.46	1.95	23.03***	***	*	***
社交需要	2.63	1.94	1.90	59.71***	***	***	—
生理健康	2.59	2.01	2.03	25.86***	***	***	—

* $p < .05$ *** $p < .001$

（一）集群一：煥發練達型

此集群的警察共有131位，以人際促進因素構面的平均分數 (3.08) 最高，其中，人際促進、心理振奮、情緒排解、社交需要及生理健康等五個因素的分數高於其他兩個集群，而活力展現因素構面的分數介於其他兩個集群之間。顯示此集群的警察肯認喝酒可以促進勇於表達意見、親近他人、忘憂快活、舒緩身心，並認為勸酒、敬酒可以不失面子、討好他人，有助於在社交圈八面玲瓏，同時也認為喝酒可以幫助睡眠、有益健康，且飲酒預期行為相對較高，因此將該集群命名為「煥發練達型」。

（二）集群二：恬靜自處型

此集群的警察共有108位，以人際促進因素構面的平均分數 (2.84) 最高，其中，心理振奮、情緒排解、活力展現及生理健康因素構面的分數低於其他

兩個集群，而人際促進、社交需要因素構面的分數介於其他兩個集群之間。顯示此一集群的警察並不認同喝酒能舒緩身心、提振精神、排解孤寂、展現權威、增進活力、有益健康，同時也對於增進人際關係、建立社交網絡相對不甚積極，因此將該集群命名為「恬靜自處型」。

（三）集群三：活躍機敏型

此集群的警察共有186位，也以人際促進因素構面的平均分數(2.51)最高，其中，活力展現因素構面的分數高於其他兩個集群，人際促進、社交需要兩個因素構面的分數低於其他兩個集群，其餘三個因素構面的分數則介於其他兩個集群之間。顯示此集群的警察傾向在管理時能夠展現權威、增強活力、變得機警靈敏，但最不汲汲於藉由喝酒來培養人際互動與發展社交網絡，因此將該集群命名為「活躍機敏型」。

二、警察人口變項與飲酒預期行為集群之交叉分析

藉由關聯性分析可了解各飲酒預期行為集群的組成情形（如表5所示）。

表5

警察飲酒預期行為集群類型與人口變項之交叉分析

人口變項	煥發練達型	恬靜自處型	活躍機敏型
性別			
男	117(89.3%)	96(88.9%)	167(89.8%)
女	14(10.7%)	12(11.1%)	19(10.2%)
$\chi^2 = .06, df = 2, p = .970$			
婚姻			
未婚	45(35.2%)	30(29.4%)	54(29.8%)
已婚	83(64.8%)	72(70.6%)	127(70.2%)
$\chi^2 = 1.23, df = 2, p = .540$			

（續下頁）

表5 (續)

人口變項	煥發練達型	恬靜自處型	活躍機敏型
子女數			
無	50(38.2%)	36(33.3%)	69(37.1%)
1個	22(16.8%)	15(13.9%)	20(10.8%)
2個	43(32.8%)	33(30.6%)	61(32.8%)
3個以上	16(12.2%)	24(22.2%)	36(19.4%)
	$\chi^2 = 6.38, df = 6, p = .383$		
年齡			
30歲以下	35(26.7%)	21(19.4%)	46(24.7%)
31~40歲	30(22.9%)	13(12.0%)	34(18.3%)
41~50歲	42(32.1%)	50(46.3%)	57(30.6%)
51歲以上	24(18.3%)	24(22.2%)	49(26.3%)
	$\chi^2 = 12.69, df = 6, p = .048$		
現職年資			
未滿3年	57(43.5%)	51(47.2%)	62(33.3%)
3~6年	37(28.2%)	19(17.6%)	60(32.3%)
超過6年	37(28.2%)	38(35.2%)	64(34.4%)
	$\chi^2 = 10.49, df = 4, p = .033$		
勤務類型			
內勤	33(25.2%)	36(33.3%)	53(28.5%)
外勤	98(74.8%)	72(66.7%)	133(71.5%)
	$\chi^2 = 1.925, df = 2, p = .382$		
養成管道			
警察人員特種考試	38(29.0%)	16(14.8%)	28(15.1%)
警員班(含限期役)	14(10.7%)	23(21.3%)	31(16.7%)
警察專科學校	53(40.5%)	38(35.2%)	83(44.6%)
中央警察大學(含研究所)	26(19.8%)	31(28.7%)	44(23.7%)
	$\chi^2 = 16.97, df = 6, p = .009$		

（一）煥發練達型

此類型警察近半在40歲以下，警專畢業者約占四成、警察特考者約占三成，近六成五已婚，三成八無子女，現職年資未滿3年者超過四成三，近七成五執行外勤工作。亦即，此類型警察年齡輕、現職年資淺、多從事外勤職務，期望在警察業務中有所發展，加上未婚者較多，也有高比例的無子女者。

（二）恬靜自處型

此類型警察中超過六成八為41歲以上，警專畢業者有三成五、警大畢業者近二成九，已婚者近七成一，僅三成三無子女，超過四成七在現職年資未滿3年、超過6年的也有三成五，從事內勤工作者占三成三。顯示恬靜自處型的警察年齡稍長、以接受警察專業訓練養成者為主，多數已婚、有子女，執行內勤職務者較多。

（三）活躍機敏型

此類型警察中有二成六超過51歲，警專畢業者近四成五，已婚者占七成，三成七無子女，年資相近，超過七成從事外勤工作。亦即活躍機敏型的警察年齡稍長、大多受警專訓練，多數已婚、有子女，在職務發展上穩定、變動小，顯示這群活躍機敏型警察希望在工作與管理時能更為幹練機敏。

進一步利用交叉分析探討飲酒預期行為集群在警察人口變項之差異。結果顯示（如表5），煥發練達型、恬靜自處型、活躍機敏型三個集群警察的性別比例相近、婚姻情形大致相似、子女人數的比例相仿、內外勤人數差異不大；但年齡上則有顯著關聯（ $\chi^2 = 12.69, df = 6, p = .048$ ），其中煥發練達型近半小於40歲，而恬靜自處型有六成八在41歲以上；再者，養成管道也呈現顯著關聯（ $\chi^2 = 16.97, df = 6, p = .009$ ），煥發練達型的警察特考人數在三個集群中稍多、警員班與警大畢業者在三個集群中稍少，而恬靜自處型的警員班

與警大畢業人數在三個集群中稍多、警專畢業與警察特考者在三個集群中稍少，活躍機敏型則以警專畢業者最多；此外，現職年資也達顯著關聯 ($\chi^2 = 10.49, df = 4, p = .033$)，其中煥發練達型在現職超過6年者最少、恬靜自處型在現職未滿3年與超過6年者最多、活躍機敏型在現職3~6年的比例最多。因此，本研究假設一不同人口變項的地方警察，在飲酒預期行為與飲酒行為類型有顯著關聯，僅部分成立。

三、警察工作壓力與飲酒預期行為之相關分析

經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除了勤務壓力與生理健康飲酒預期行為構面之外，警察各項工作壓力構面與各項飲酒預期行為構面皆呈現正相關，且均達顯著水準，亦即警察工作壓力愈大，飲酒行為的可能性愈高。因此，本研究假設二成立，亦即地方警察的工作壓力與飲酒預期行為有顯著相關（如表6所示）。

表6

警察工作壓力與飲酒預期行為之相關分析

	人際促進	心理振奮	情緒排解	活力展現	社交需要	生理健康	整體飲酒 預期行為
勤務壓力	.134**	.097*	.096*	.136**	.149***	.075	.143**
外部壓力	.142**	.193***	.162***	.149***	.182***	.109*	.193***
互動發展	.123**	.171***	.141**	.257***	.219***	.191***	.201***
整體工作 壓力	.152***	.153***	.137**	.193***	.199***	.126**	.192***

* $p < .05$ ** $p < .01$ *** $p < .001$

四、人口變項與工作壓力對整體飲酒預期行為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人口變項及勤務壓力、外部壓力、互動發展等三種工作壓力取向為自變數、飲酒預期行為為依變項，運用迴歸分析的向後淘汰法 (backward

elimination procedure) 進行模型考驗，由於七項人口變項為類別變項，故將其轉換為虛擬變項 (dummy variable)，其中，性別以女性、年齡以51歲以上、養成管道以警察特考、婚姻以已婚、子女人數以3個以上、現職年資以超過6年、勤務類型以內勤為參照組 (reference group)。

如表7所示，男性、30歲以下、31~40歲、未婚、無子女、外勤職務、外部壓力及互動發展因素等八個變項，對於警察飲酒預期行為的預測力達顯著水準，可解釋警察飲酒預期行為總變異量的10.1% ($R^2 = .121$, adjusted $R^2 = .101$, $F = 6.021$, $p < .001$)。此迴歸模型顯示，男性、30歲以下、31~40歲、未婚、外部壓力及互動發展因素認知程度愈高，其飲酒可能性愈高；另一方面，無子女相對於3個以上的子女數，以及從事外勤工作相對於內勤職務，則飲酒可能性愈低。因此，本研究假設三部分成立，亦即地方警察的飲酒預期行為會受到部分人口變項及工作壓力影響。

表7

警察人口變項與工作壓力對整體飲酒預期行為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β	t
性別		
女	1.000	
男	.245	2.848**
年齡		
41歲以上	1.000	
30歲以下	.240	2.177*
31~40歲	.240	2.675**
婚姻		
已婚	1.000	
未婚	.282	2.638**
子女數		
1個以上	1.000	
無	-.267	-2.583**

(續下頁)

表7 (續)

預測變項	β	t
勤務類型		
內勤	1.000	
外勤	-.139	-2.284*
外部壓力	.093	3.156**
互動發展	.095	2.259*

註：決定係數 $R^2 = .121$ 、校正後的 $R^2 = .101$ 、整體模式顯著性檢定 F 值 = 6.021***

* $p < .05$ ** $p < .01$ *** $p < .001$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與討論

綜合而言，描述分析結果顯示，我國地方警察整體飲酒預期行為的情況並不嚴重，這可能與近年來警察機關三令五申、嚴查重懲的努力有關。再者，地方警察面對多元壓力，其中勤務壓力稍沉重，但外部壓力卻擾人，這顯示勤務繁重是警察職務壓力來源的關鍵要素，尤其警察執勤必須經常面對民眾，動輒得咎，擔心受到社會大眾及輿論的責難，這種獲得社會支持相當有限的情況也讓警察不勝其擾，需要警政機關正視 (Hart et al., 1995)。此外，地方警察期望藉由喝酒促進人際溝通與交往，顯示警察職業中面臨各種人際互動的文化 (Davey, Obst, & Sheehan, 2000b; Lindsay & Shelley, 2009)，值得關注。

研究也顯示警察工作壓力確實與飲酒預期行為具有相關，亦即地方警察確實可能傾向透過飲酒來調適身心壓力與逃避困擾，這也與國內、外研究結果 (林漢堂, 2014; 蔡珠農, 2013; Lindsay & Shelley, 2009; Swatt et al., 2007) 相似，所以，舒緩警察工作壓力是解決其飲酒問題當務之急的因素之一。

儘管地方警察整體飲酒預期行為並不嚴重，本研究仍希望探索地方警察

可能的飲酒預期行為類型，藉以針對較可能飲酒的因素進行相應的防治措施，因此，依據地方警察對飲酒預期行為認知的差異進行集群分析，結果可區分為煥發練達、恬靜自處與活躍機敏三種可能飲酒的行為集群。此三個集群中，皆以人際促進的因素構面分數最高，顯示警察在權威紀律管理模式之下，形成藉酒壯膽來表達意見、與人溝通互動的性格。其中，又以活躍機敏型之警察為多數(43.8%)，也呈現多數警察認知飲酒能夠使自己意氣風發、展現自我、充滿精神活力，在管理時能更靈活、機敏、圓滑與面面俱到，受到歡迎；而煥發練達型與恬靜自處型的警察比例相近，但兩者對於飲酒的認知大異其趣，其中恬靜自處型的警察對事怡然自得、對人也不曲意相處，喝酒的可能性較低；當地方警察具有煥發練達型的特質時最有可能飲酒，亦即較有可能透過飲酒來建立社交人脈、增進人際關係，在壓力下也認為可以藉酒忘憂解悶、協助安穩睡眠，所以飲酒預期行為的情形相對較高。

若再考量人口變項，煥發練達此一類型地方警察的年齡稍輕、現職年資稍淺、非警大、警專本科養成較多、已婚比例稍低、無子女比例稍高、從事外勤勤務比例稍多，與多數研究（吳秀娟，2003；翁萃芳，2003；陳逸欣，2014；Davey et al., 2000a; Lindsay & Shelley, 2009; Richmond et al., 1998; Weir et al., 2012）相似。

透過集群的交叉分析亦可發現，年齡、現職年資、養成管道在不同警察飲酒預期行為集群類型中更具有關聯性，這種情況顯示煥發練達型的警察年齡多半小於40歲、現職年資多數少於6年，或是屬於警察特考任用者，可能因為年輕、資淺、閱歷不足，也缺乏警察正規教育的嚴格要求，而認為藉由飲酒可以營造人際關係。相對地，屬於恬靜自處型的地方警察較不認同飲酒能舒緩心理壓力、調適情緒或孤寂、展現個人權威、促進身體健康，因此並不預期有較多的飲酒行為；進一步分析人口變項，可知恬靜自處型的地方警察多超過41歲、已婚及有子女比例稍高、透過警察專業養成的比例稍多、從事內勤的比例也稍多，這顯示當警察隨著年齡成熟、面對家庭的責任、接受專業的長期養成薰陶、且有穩定的職涯發展，大多能謹慎行事、自我要求、恪守規範，而較少飲酒。

研究結果還發現，各項工作壓力因素與各類型飲酒預期行為之間均有顯著相關，透過迴歸分析可知，男性、30歲以下、31~40歲、未婚、擔心民眾檢舉、負面輿論的外部壓力，以及人際相處、職涯成就的互動發展壓力都對地方警察的飲酒預期行為產生正向影響。綜合各項研究分析，本研究發現可印證男性（吳秀娟，2003；Weir et al., 2012）、年輕（翁萃芳，2003；陳逸欣，2014；Richmond et al., 1998）、未婚（Davey et al., 2000a; Lindsay & Shelley, 2009; Weir et al., 2012）、資淺（Davey et al., 2000a）、外部壓力（Davey et al., 2000a; Lindsay & Shelley, 2009）等因素，在預期地方警察飲酒行為中各扮演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發現透過警察特考晉用的警察，僅接受短期警察專業訓練，在考取警察前又受到外在社會薰陶，較可能出現飲酒行為。此外，子女數則呈現不同的結果，煥發練達型警察的子女數較恬靜自處型警察稍少，但未達顯著關聯水準，而迴歸分析則顯示無子女相對於3個以上子女數的警察，飲酒可能性愈低，這是否受到子女數較多造成經濟壓力與教養、照顧、陪伴不足的困擾？仍待未來進一步探究。再者，勤務類型亦有類似的情形，煥發練達型警察較恬靜自處型警察有稍高比例從事外勤工作，但未達顯著關聯水準，而迴歸分析則顯示從事外勤工作相對於內勤警察，飲酒可能性愈低，這與吳秀娟（2003）、陳富國（2010）等人的研究相異，可能原因為隨著警察機關嚴格查核執勤紀律、嚴禁酒後執勤，使得外勤警察更具備正確觀念而較少飲酒；另一方面，內勤警察可能因為面對更繁瑣的行政工作與組織層級管理壓力而較會飲酒。

二、建議

綜合前述研究發現，地方警察勤務壓力沉重，外部壓力擾人，又希望增進人際互動、累積人際關係，面對壓力時希望藉助酒精來舒緩情緒、逃避困擾，其中，煥發練達型的警察在團體活動中容易受到氛圍助興而飲酒；而且，除了性別、年齡、現職年資，家庭生活、養成管道與勤務類型也可能影響警察飲酒行為，因此，本研究建議：

(一) 針對身心的壓力紓解，要能具體落實員工協助方案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亦即廣泛提供警察職場、家庭、生活、身心健康等層面的關懷及協助。關心警察的婚姻關係、子女就學、幼兒托育、長者安養，可降低其工作時間長而無法與家人相處的失落感，也使家庭的關係更為緊密，形成一種勸誡、約束飲酒的加乘效果。

(二) 煥發練達型地方警察在群體活動的情緒氛圍醞釀與助興下，希望營造人際關係、又有面子作祟、或是避免失禮而不得不飲酒的情形。有鑑於此，在警察行政管理上，可思考從源頭減少各種公務飲宴的情況，同時也應鼓勵聚餐時避免提供酒類，並改革敬酒、勸酒文化，因此，正確形塑公務聚餐及飲宴互動的飲酒文化，將有助於警察飲酒行為的改善。

(三) 近年來警政機關依循「三級預防」概念防制員警酒後駕車（陳科宏，2016；蔡德輝、楊士隆，2004），除針對潛在發生酒駕行為的員警進行重點督導和輔導外，亦應全面考量工作壓力、個人特質造成嚴重飲酒行為的情形，例如，針對具有煥發練達型特質的警察，設計適當關懷、輔導及協助方式，藉以導正其飲酒行為。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于雅如（2018）。壓力、酒精預期與情緒調節對大學生飲酒行為的影響——以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項（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原大學，桃園市。

[Yu, Y.-J. (2018). *The effect of stress, alcohol expectanc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on undergraduate drinking behavior-self-efficacy as mediator*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吳秀娟（2003）。台灣地區警察人員飲酒行為之實證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央警察大學，桃園市。

[Wu, H.-C. (2003).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f the police in Taiwa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吳齊殷、張明宜、陳怡蓀（2008）。尋找機制與過程：長期追蹤研究的功用。*αβγ*量化研究學刊，2（1），1-26。

[Wu, C.-I., Chang, M.-Y., & Chen, I.-C. (2008). Looking for the mechanism and the process: The function of panel study. *αβγ of the Journal f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2(1), 1-26.]

李政忠（2004）。網路調查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建議。*資訊社會研究*，6，1-24。

[Li, J. C.-C. (2004).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ternet-based survey. *Journal of Cyber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6, 1-24.]

李重德（2010）。花蓮縣警察人員工作壓力、社會支持與工作績效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

[Li, C.-T. (2010). *The study on relevance of the job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job performance of the Hualien County poli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ualien County, Taiwan.]

林泰亨（2016）。我國基層警察人員服勤時間之研究——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央警察大學，桃園市。

[Lin, T.-H. (2016). *A study on the service time of elementary police officers: Case study of the New Taipei City Police Departmen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林漢堂（2014）。基層警察人員問題飲酒行為因素之研究——一般化緊張理論之驗證（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嘉義縣。

[Lin, H.-T. (2014). *A study on problem drinking behaviors of elementary police officer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County, Taiwan.]

林漢堂、楊士隆、譚子文、董旭英（2016）。緊張因素、工作投入與飲酒態度對警察人員問題飲酒行為影響之結構方程模式檢定。《犯罪學期刊》，19（1），59-91。

[Lin, H.-T., Yang, S.-L., Tan, T.-W., & Tung, Y.-Y. (2016).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ain factors, job involvement and the alcohol attitudes on alcohol problem of police officers: The testing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9(1), 59-91.]

花蓮縣警察局（2020）。《花蓮縣警察局108年統計年報》。取自http://www.hlpb.gov.tw/admin/upload/twgov_file_202006111626495.pdf

[Hualien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2020). *2019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Hualien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hlpb.gov.tw/admin/upload/twgov_file_202006111626495.pdf]

侯盛文（2018）。女警飲酒行為因素之探討。《中央警察大學警察行政管理學報》，14，163-193。

[Hou, S.-W. (2018). The study of factors in the drinking behaviors of female police officers. *Journal of Police Management*, 14, 163-193.]

翁茹萍（2005）。男性單純焦慮症與焦慮酒癮共病患者在性格向度與酒精效果預期上之差異（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臺南市。

- [Wen, J.-P. (2005).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nd alcohol outcome expectancy in male patients with pure anxiety disorder and mixed anxiety-alcoholism*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 翁萃芳（2003）。臺灣警察人員的飲酒行為。《應用心理研究》，18，227-248。
- [Wen, T.-F. (2003). The drinking behavior of police in Taiwan.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18, 227-248.]
- 陳金松（2011，3月1日）。啥米！這些派出所 半暝就關門。《聯合報》。取自 <http://city.udn.com/54532/4545965>
- [Chen, C.-S. (2011, March 1). What's up! These police stations are close in the midnight. *United Daily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city.udn.com/54532/4545965>]
- 陳科宏（2016）。《警察機關防制員警酒後駕車作為之研究——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央警察大學，桃園市。
- [Chen, K.-H. (2016). *The study of the preventive actions to the drunk-driving police by the authorities: Case study of the New Taipei City Police Departmen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 陳逸欣（2014）。《警察人員酒後駕車的風險評估與危機管理之研究——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東海大學，臺中市。
- [Chen, Y.-H. (2014). *The research of risk assessment and crisis management of police's drunk driving: Take the police in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olice Bureau for instan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 陳富國（2010）。《警察人員飲酒行為之研究——以臺東縣警察局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東大學，臺東縣。
- [Chen, F.-G. (2010).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drinking behaviors, source of work stress and the current levels of leisure participation of police officers in Taitung Count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Taitung County, Taiwan.]
- 許明耀、楊曙銘（2017）。警察人員酒駕行為影響因素之分析。《警學叢刊》，47（5），79-101。

[Hsu, M.-Y., & Yang, S.-M. (2017). A study on the factors of police officers'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Police Science Bimonthly*, 47(5), 79-101.]

張躍騰（2012）。警察機關基層員警及基層幹部（分駐、派出所長）工作壓力及工作滿意度差異之研究——以花蓮縣警察局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

[Chang, Y.-T. (2012). *The study on job stress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elementary police officers and the directors of police station: Case study of the Hualien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ualien County, Taiwan.]

楊惠茹（2010）。基層員警工作倦怠、工作滿足與調職傾向關係之研究：以花蓮縣警察局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央警察大學，桃園市。

[Yang, H.-J. (2010). *The study on job burnout, job satisfaction and tendency to transfer of the elementary police officers: Case study of the Hualien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黎士鳴、柯慧貞、吳至行（1999，9月）。正負向酒精效果預期與拒酒自我效能感在飲酒行為中的角色。論文發表於中國心理學年會學術研討會，臺北市。

[Li, S.-M., Ko, H.-C., & Wu, C.-H. (1999, September). *The relevant role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lcohol outcome expectancy and drinking refusal self-efficacy about drinking behavio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ipei, Taiwan.]

蔡允棟（2006，4月）。組織變革：中央警察大學、台灣警察專科學校二校未來組織定位之研究。論文發表於公共組織變革管理個案學術研討會，臺北市。

[Tsai, Y.-T. (2006, April).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e study of the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of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and Taiwan Police College*.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Re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in Public Organization, Taipei, Taiwan.]

蔡珠農（2013）。警察人員酗酒行為形成歷程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

立臺北大學，新北市。

[Tsai, C.-N. (2013). *Case study on the forming for police officer's alcoholism behavior*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New Taipei City, Taiwan.]

蔡德輝、楊士隆（2004）。*犯罪學*。臺北市：五南。

[Tsai, T.-H., & Yang, S.-L. (2004). *Criminology*. Taipei, Taiwan: Wunan.]

韓誠一（2005）。*台灣漢族酒癮者以ALDH2對偶基因型分組後於酒精效果預期、酒癮渴求與飲酒量之差異*（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臺南市。

[Hahn, C.-Y. (2005). *The differences in alcohol outcome expectancy, alcohol craving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between ALDH2*1/*1 and ALDH2*1/*2 alcoholics among Han Taiwanes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二、英文部分

Alexander, D. A., & Walker, L. G. (1996). The perceived impact of police work on police officers' spouses and families. *Stress Medicine*, 12, 239-246. doi:10.1002/(SICI)1099-1700(199610)12:4<239::AID-SMI707>3.0.CO;2-3

Beehr, T. A., Johnson, L. B., & Nieva, R. (1995). Occupational stress: Coping of police and their spouse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6(1), 3-25. doi:10.1002/job.4030160104

Beutler, L. E., Nussbaum, P. D., & Meredith, K. E. (1988). Changing personality patterns of police officer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5), 503-507. doi:10.1037/0735-7028.19.5.503

Boschloo, L., Vogelzangs, N., Smit, J. H., van den Brink, W., Veltman, D. J., Beekman, A. T. F., & Penninx, B. W. J. H. (2011). Comorbidity and risk indicators for alcohol use disorders among persons with anxiety and/or depressive disorders: Findings from the Netherlands Study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NESDA).

-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31(1-3), 233-242. doi:10.1016/j.jad.2010.12.014
- Buker, H., & Wiecko, F. (2007). Are causes of police stress global? *Polic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trategies & Management*, 30(2), 291-309. doi:10.1108/13639510710753270
- Christiansen, B. A., Smith, G. T., Roehling, P. V., & Goldman, M. S. (1989). Using alcohol expectancies to predict adolescent drinking behavior after one year.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7(1), 93-99. doi:10.1037/0022-006X.57.1.93
- Davey, J. D., Obst, P. L., & Sheehan, M. C. (2000a). Developing a profile of alcohol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police officers in a large scale sample of an Australian police service. *European Addiction Research*, 6(4), 205-212. doi:10.1159/000052047
- Davey, J. D., Obst, P. L., & Sheehan, M. C. (2000b). Work demographics and officers' environment which add to the prediction of at risk alcohol consumption within an Australian police sample. *Polic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trategies & Management*, 23(1), 69-81. doi:10.1108/13639510010314625
- Davey, J. D., Obst, P. L., & Sheehan, M. C. (2001). It goes with the job: Officers' insights into the impact of stress and culture on alcohol consumption within the policing occupation. *Drugs: Education, Prevention & Policy*, 8(2), 141-149. doi:10.1080/096876301300101889
- Dormann, C., & Zapf, D. (2002). Social stressors at work, irrit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ccounting for unmeasured third variables in a multi-wave study.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75, 33-58. doi:10.1348/096317902167630
- Fielding, J., Knight, K., Goetzl, R., & Laouri, M. (1991).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mployees reporting heavy or problem drinking. *Preventive Medicine*, 32, 95-99. doi:10.1016/0091-7435(91)90030-8
- Gershon, R. R. M., Lin, S., & Li, X. (2002). Work stress in aging police officers.

-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44(2), 160-167. doi: 10.1097/00043764-200202000-00011
- Grunberg, L., Moore, S., Anderson-Conolly, R., & Greenberg, E. (1999). Work stress and self-reported alcohol us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scapist reasons for drinking.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4(1), 29-36. doi:10.1037/1076-8998.4.1.29
- Hart, P. M., Wearing, A. J., & Headley, B. (1995). Police stress and well-being: Integrating personality, coping and daily work experience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68, 133-156. doi:10.1111/j.2044-8325.1995.tb00578.x
- Kirschman, E. (2006). *I love a cop: What police families need to know* (2nd ed.). New York, NY: Guilford.
- Kohan, A., & O'Connor, B. (2002). Police officer job satisfaction in relation to mood, well-being,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terdisciplinary and Applied*, 136(3), 307-318. doi:10.1080/00223980209604158
- Kop, N., Euwema, M., & Schaufeli, W. (1999). Burnout, job stress and violent behavior among Dutch police officers. *Work & Stress*, 13(4), 326-340. doi:10.1080/02678379950019789
- Kraft, J. M., Blum, T. C., Martin, J. K., & Roman, P. M. (1993). Drinking patterns and the gender mix of occupations: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n workers. *Journal of Substance Abuse*, 5(2), 157-174. doi:10.1016/0899-3289(93)90059-K
- Lambert, E. G., Hogan, N. L., & Barton, S. M. (2004). The nature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mong correctional staff: An exploratory examination.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29(1), 145-172. doi:10.1177/073401680402900109
- Leigh, B. C. (1989). Attitudes and expectancies as predictors of drinking habits: A comparison of three scales.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50(5), 432-440. doi: 10.15288/jsa.1989.50.432

- Leigh, B. C., & Stacy, A. W. (1991). On the scope of alcohol expectancies research: Remaining issues of measurement and mean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0(1), 147-154. doi:10.1037/0033-2909.110.1.147
- Leino, T., Eskelinen, K., Summala, H., & Virtanen, M. (2011). Work-related violence, debriefing and increased alcohol consumption among police offic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e Science & Management*, 13(2), 149-157. doi:10.1350/ijps.2011.13.2.229
- Lindsay, V., & Shelley, K. (2009). Social and stress-related influences of police officers' alcohol consumption. *Journal of Police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24(2), 87-92. doi:10.1007/s11896-009-9048-9
- Maybery, D. (2003). Incorporating interpersonal events within hassle measurement. *Stress and Health*, 19, 97-110. doi:10.1002/smi.961
- Mckay, J. R. (1999). Studies of factors in relapse to alcohol, drugs and nicotine use: A critical review of methodologies and findings.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60(4), 566-576. doi:10.15288/jsa.1999.60.566
- McNeill, M. (1993). *Alcohol and the police workplace*. Adelaide, Australia: National Police Research Unit.
- Ménard, K. S., & Arter, M. L. (2013). Police officer alcohol use and trauma symptoms: Associations with critical incidents, coping, and social stress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agement*, 20(1), 37-56. doi:10.1037/a0031434
- Ménard, K. S., Arter, M. L., & Khan, C. (2016). Critical incidents, alcohol and trauma problems, and service utilization among police officers from five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Criminal Justice*, 40(1), 25-42. doi:10.1080/01924036.2015.1028950
- Meyers, A. R., & Perrine, M. W. (1996). Drinking by police officers, general drivers and late-night drivers.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57(2), 187-192. doi:10.15288/jsa.1996.57.187
- Obst, P. L., Davey, J. D., & Sheehan, M. C. (2001). Does joining the police service

- drive you to drink?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drinking habits of police recruits. *Drugs: Education, Prevention and Policy*, 8(4), 347-357. doi:10.1080/09687630010019307
- Pendergrass, V. E., & Ostrove, N. M. (1986). Correlates of alcohol use by police personnel. In J. T. Reese & H. A. Goldstein (Eds.), *Psychological services for law enforcement* (pp. 489-495). Washington, DC: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 Richmond, R. L., Wodak, A., Kehoe, L., & Heather, N. (1998). How healthy are the police? A survey of life-style factors. *Addiction*, 93(11), 1729-1737. doi:10.1046/j.1360-0443.1998.9311172910.x
- Swatt, M., Gibson, C., & Piquero, N. L. (2007). Exploring the utility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in explaining problematic alcohol consumption by police officer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5(6), 596-611. doi:10.1016/j.jcrimjus.2007.09.005
- Territo, L., & Vetter, H. J. (1981). Stress and police personnel. *Journal of Police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9(2), 195-207.
- Violanti, J. M. (1999). Alcohol abuse in policing: Prevention strategies. *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 68(1), 16-18.
- Violanti, J. M., Charles, L. E., Hartley, T. A., Mnatsakanova, A., Andrew, M. E., Fekedulegn, D., & Burchfiel, C. M. (2008). Shift work and suicide ideation among police officers. *Americ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 51(10), 758-768. doi:10.1002/ajim.20629
- Violanti, J. M., Fekedulegn, D., Charles, L. E., Andrew, M. E., Hartley, T. A., Mnatsakanova, A., & Burchfiel, C. M. (2009). Suicide in police work: Exploring potential contributing influ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4, 41-53. doi:10.1007/s12103-008-9049-8
- Violanti, J. M., Slaven, J. E., Charles, L. E., Burchfiel, C. M., Andrew, M. E., & Homish, G. G. (2011). Police and alcohol use: A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associations with stress outcomes.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6, 344-356. doi:10.1007/s12103-011-9121-7

- Weir, H., Stewart, D., & Morris, R. G. (2012). Problematic alcohol consumption by police officers and other protective service employe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0(1), 72-82. doi:10.1016/j.jcrimjus.2011.11.007
- Wood, M. D., Sher, K. J., & Strathman, A. (1996). Alcohol outcome expectancies and alcohol use and problems.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57(3), 283-288. doi:10.15288/jsa.1996.57.283
- Wu, C. H. (2009). Role conflicts,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health problems: A study of police officers in Taiwan. *Stress & Health*, 25(3), 259-265. doi:10.1002/smi.1245

The Study of the Job Stress and the Alcohol Consumption Expectancy Clusters of the County Police Officers

Yuh-Rong Pan* Chieh-Hua Lu**

Abstract

The study aimed: (1) Analyze the job stress (JS)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expectancy (ACE) of the county police officers (CPOs); (2) Explore the prevalence clusters of ACE; (3) Examines if the JS affects ACE.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containing the JS and ACE were conducted to survey over one third ($n = 463$) of the CPOs in Hualien.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According to the factor analysis result, the CPO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3 JS factors, including “duty stress”, “external stress” an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stress”, while the factors of ACE of the CPOs can be divided into “promot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vigorating spiritual”, “easing emotions”, “showing vitality”, “improving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romoting physical health”; (2) The JS of the CPOs in Hualien are moderate. The ACE of the police officers did not report with high frequency; (3) According to the cognition of the ACE, the Hualien CPO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3 ACE clusters, namely “vigorous, experienced, and making themselves attractive”, “self-complacent and pleased with themselves”, and “lively activated, and vigilant”. The vigorous, experienced, and attractive CPOs were the clusters most likely to fall in the expectancy in alcohol consumption. Furthermore, it revealed that various ages,

* Inspector, Hualien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nchorlu@gms.ndhu.edu.tw

job tenures, and the cultivated patterns were obviously associated with the different ACE clusters; (4) It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factors of JS and ACE were obviously positive correlated; (5) The result of regression analysis implied that male, the age below 30, the age between 31-40, unmarried, external pressure an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factors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expectancy in alcohol consumption, yet the CPOs with no child and field CPOs negatively predict the ACE. Faced with these stress, the CPOs may use alcohol to soothe their emotions and avoid worry. The cluster of the vigorous, experienced, and attractive CPOs was susceptible to the atmosphere and drink alcohol in social activities. It also suggested that gender, age, job tenures, family life, cultivated patterns and type of duty may affect police's ACE as well.

Key words: job stress, county police officers, alcohol consumption expectancy